

人海 禅舟

宋明
心学
与
禅学
研究

赵伟

著

 人民出版社

赵伟
著

心 海 禅 舟

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

本书由青岛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



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海禅舟——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 / 赵伟著. - 北京:人民出版社, 2008. 4

ISBN 978 - 7 - 01 - 006924 - 1

I. 心… II 赵… III. ①心学 - 关系 - 禅宗 - 研究 - 中国 - 宋代②心学 - 关系 - 禅宗 - 研究 - 中国 - 明代 IV. B244. 8; B946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7134 号

心海禅舟——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

XINHAI CHANZHOU——SONGMING XINXUEYU CHANXUEYANJIU

赵伟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12.5
字数:300 千字

ISBN 978 - 7 - 01 - 006924 - 1 定价:35.00 元

邮购地址: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网址:www. peoplepress. net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(010)65250042 65289539

前言

宋代及其以后的思想史，是和佛教孱杂在一起的。在研究的过程中，如果研究者没有佛学知识的储备，看到的思想史是一种面貌；若研究者有深厚的佛学修养，看到的思想史便是另一种面貌，而这种面貌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。但是思想史中的佛教因素，却往往被忽略，如包遵信在钟哲点校的《陆九渊集》前《陆九渊哲学思想批评》中说，“陆九渊的思想，既有老庄一派的道家思想内容，又有佛教禅宗的许多成分，但构成他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，还是孟子的主观唯心主义”，但对其与禅学之间渊源、具体关系、具体成分却避而不谈。祁润兴著《陆九渊评传》（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）中，对陆九渊的心学进行了详细的评价，却丝毫没有提到其心学与禅学的关联，只是简单地提到陆九渊的先祖好释老言、陆九渊亦读过《楞严》等几部佛经。吴光、钱明、董平、姚延福在其编校《王阳明全集》的编校说明中，只提到王阳明集的刊刻、版本情况，没有叙述王



阳明的思想，因此不能断定编校者对王阳明与禅学之间关系的态度。不过，编校者之一钱明，著有《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》一书，该书亦没有提及王阳明心学与禅学之间的渊源。甚至该著者认为王阳明反佛道，王阳明曾说：“佛老为天下害，已非一日，天下之讼言攻之者，亦非一人矣，而卒不能去，岂其道之不可去邪？抑去之而不得其道邪？将遂不去，其亦不足以为天下之患邪？夫今之所谓佛老者，鄙秽浅劣，其妄初非难见，而程子乃以为比之杨、墨，尤为近理；岂其始固自有说，而今之所习者，又其糟粕之余欤？”又说：“今夫二氏之说，其始亦非欲以乱天下也；而卒以乱天下，则是为之徒者之罪也。夫子之道，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，而未免于二氏之惑，则亦为之徒者之罪也。何以言之？佛氏吾不得而知矣，至于老子，则以知礼闻，而吾夫子所尝问礼，则其为人要亦非庸下者，其修身养性，以求合于道，初亦岂甚乖于夫子乎？独其专于为己而无意于天下国家，然后与吾夫子之格致诚正而达之于修齐治平者之不同耳。”^① 就根据王阳明的这些说法，著者认为王阳明批判佛道。当然，字面意义确实如此，但是我们不应当仅仅根据这些言论，就否定王阳明心学与禅学之间一种深层的联系。而且，上面的这些话，表明的是王阳明反对佛道二教末流的“鄙秽浅劣”，而非整个佛教和道教。

其实，道学家的涉禅，宋代以后的人早就注意到了。康熙朝御定《孝经衍义》中有一段话，概括宋明道学入禅的情况：

释氏自达磨东来，一花五叶，只履西归，其神怪既足以衒流俗，而其宗旨以净智妙圆、体自空寂为言，一

^① 《拟唐张九龄上千秋金镜录表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二十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版，第860—862页。

扫从前义理，而务反求默证之功。其后传之既久，聪明才智之士更出己意，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，以阴佐之。于是其说重深极妙，而非复如佛之始来者，不过清虚缘业之论，神通变现之术而已，故尝论之以为禅学之所以盛者，非禅者能然，而皆儒者之为之也。傅奕言于太宗曰，佛入中国，蟻儿幻夫，摸象庄老，以文饰之。盖唐人取经，至京使僧人翻译，必使文士润色，如《心经后注》，玄奘译，于志宁、许敬宗、薛元超、李义府等润色，润色者群集寺中，某为佛，某为阿难，设为问答，一改再改，取庄列之言，更加幻杳而止。然其所攘者，庄老也，犹未敢显然以周、孔之言佐之也。而沉溺既久，恣无忌惮，至有宋而益不可制矣。如苏辙《注老子后序》曰：“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，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，此佛法也。六祖谓不思善不思恶，则喜怒哀乐之未发也。盖中者，佛性之异名，和者六度万行之总目。”其说一出，轼极赞之，以为奇特，而一时程门高弟，如吕大临之论未发，游酢之论归仁，杨时之从僧常总问性善，谢良佐之言知觉，皆不能笃于其师说，以入于禅。僧杲，黠者也，窥吾儒之意已动而易入也，则语杨之门人张九成曰，左右既得把柄，入手开导之际，当改头换面，随宜说法，使殊涂同归，则世出世间两不恨矣。杲之学惟主无事省缘、静坐体究，每用儒家言语说向士大夫，故其语张如此。自此凡张氏所论著，皆阳儒而阴释，视苏氏之显然以儒佛为同者，其机尤工而隐矣。至陆九渊辟释氏以为自私自利，而其学以收拾精神、自作主宰、穷究磨炼、一朝自省，亦禅学也。其弟子如詹阜民下楼之觉，徐仲诚镜中之见，杨慈湖双明阁上扇讼之证、夜中



黑幕脱去之悟，一禅机也。盖南渡以前，士大夫之好佛也，显不讳其为佛，南渡以后士大夫之好佛也，谲讳其为佛，而阴主之。主之既久，而亦终不可掩也。故西江之学，禅机最深，离合出入之间，使人不觉，而其徒则显然逗露矣。呜呼！为释氏之徒者，恐其说之坏，常欲附于吾儒，至于呵佛骂祖以巧护其说，而儒之入于释者，亦恐其说之坏，至于改头换面，以自乱其宗。幸而有大贤出，排之甚力，然而如傅奕、韩愈辟之，于儒佛判然之日，其势已艰。有宋诸大儒辟之，于儒佛混一，其艰不更甚、而其势不更急哉？然而周敦颐言诚，程颐言敬，张载言礼，朱熹言涵养、致知力行，皆直揭圣学之统宗，刊落异端之纰缪，如河海之有源委也，如日月之丽于天而萤燿之光息也。千有余年之间，圣人之传得以复明，虽于释氏不能人其人、火其书，而其人不至于入吾儒，其书不至于入吾书矣。有明之初，师无异教，家无异说，曹端、薛瑄、胡居仁以理学显，皆循循诵法先王之言，服膺程朱之说；陈献章江门之学，一倡而禅学兴矣。自程敏政《道一编》出，而儒释又混矣。至王守仁起，而其说乃大盛，其指一陆氏也。然终赖程朱之说具在，可因是以得先王之教，故一时后先起而辟之者，有章懋、罗钦顺、吕原、魏校、崔铣、顾宪成、冯从吾、高攀龙诸君子，而王氏之学讫不能相胜云。^①

禅宗兴起之后，浸润到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之中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从思想上来说，禅宗给宋明理学打上了深深的印痕。这段话从整体上概述了宋明道学家与佛教、禅学之间的关系，

^① 《御定孝经衍义》卷八十五，四库全书本。

不仅心学家们——陆九渊及其门下的詹阜民、徐仲诚、杨简等，明代的陈献章、程敏政、王阳明及其后学等——染指于禅或入于禅，就是程朱理学的学者们——吕大临、杨时、谢良佐、游酢、杨时门人张九成等——亦深受禅学的影响。清代尊奉程朱，所以这段话中没有提到二程和朱熹，其实，他们都曾自言深入钻研过禅学，这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明确的体现。

关于宋代理学家受佛教、禅宗的影响这一史实，日本学者忽滑骨快天在其名著《中国禅学思想史》中说道：“禅家之思想深浸民心，名贤之参禅加以硕儒之私淑禅。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等以儒禅为经纬，组织道学。宋学之渊源发于此，是禅法烂熟之结果也。”^① 这些理学家大多和佛僧有交往，如《居士分灯录》卷下载宋代道学的开辟者周敦颐和晦堂心的问答：“周敦颐，字茂叔，舂陵人，初见晦堂心，问教外别传之旨，心谕之曰：‘只消向你自家屋里打点。孔子谓朝闻道夕死可矣，毕竟以何为道，夕死可耶？颜子不改其乐，谓乐何事？但于此究竟，自然有个契合处。’”周敦颐的学说，受到佛教、禅宗的启发，带有明显的禅学痕迹，《居士分灯录》卷下又记载周敦颐自己的话：“敦颐尝叹曰：‘吾此妙心，实启迪于黄龙，发明于佛印，然易理廓达，自非东林开遮拂拭，无由表里洞然。’”周敦颐自己明确说明其学是受到禅僧的启悟。

宋代名臣李纲，通《易》与《华严》，曾力辨儒佛相通的道理：“《易》立象以尽意，《华严》托事以表法，本无二理，世间出世間本无二道……八卦，引而伸之，而其象至于无穷，此即《华严》法界之互相摄入也……《易》有时，其在《华严》则世界也。《易》有才，其在《华严》则法门也……阴极阳生，君

^① 忽滑骨快天著：《中国禅学思想史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版，第551—552页。



子道长，佛出世间。阳极阴生，君子道消，佛灭度也。刚柔相推，以生变化，世界生灭变化相依也……由是言之，《华严》法界与《易》乾坤诸卦有二理哉？……所以处世间者，儒释之术一也。夫何疑哉！神通妙用，在运水搬柴中；坐脱立亡，在着衣吃饭中；无止妙道，在平常心中。”^①《华严》与《易》同，“儒释之术一”，这是李纲对于儒学与佛教的认识，这种认识代表了会通儒释之士的共同认识。元代行秀弟子李纯甫，号屏山居士，《佛祖历代统载》具述其禅学思想，其中提到《华严经》，“儒佛之轩轻者，不唯佛者不读儒书，亦儒者不读佛书之病也。吾读《首楞严经》，知儒在佛之下。又诵《阿含》等经，知佛在儒下。至读《华严经》，无儒无佛，无大无小，无高无下，能佛能儒，能大能小，存泯自在矣。”^②这里不仅指出《华严经》与儒家经典有相同之处，也指出《华严经》在佛经中的地位，对中国理学思想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，也提供了许多的理论内容。因此，即使二程在讲到《华严经》的理事观时都说：“问：‘某尝读《华严经》，第一真空绝相观，第二事理无碍观，第三事事无碍观，譬如镜灯之类，包含万象，无有穷尽。此理如何？’……曰：‘亦未得道他不是。’”^③

宋代道学家杂糅于禅，宋代人就已经提出了批评。与杨简同乡的黄震，宗朱子之学，对杨时、谢良佐、陆九渊、张九成等人之学，皆议其杂禅，四库馆臣在评价其著作《黄氏日抄》时说：“是编以所读诸书随笔札记，而断以己意，有仅摘切要数语者，有不摘一语而但存标目者，并有不存标目而采录一两字者，大旨于学问则力排佛老，由陆九渊、张九成以上，溯杨时、

① 《雷阳与吴元中书》，《梁溪集》卷一百十三，四库全书本。

② 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20，大正藏本。

③ 《二程遗书》卷十八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版，第244页。

谢良佐皆议其杂禅。”黄震在著作中屡屡提到宋代道学家们的从禅，如说程门从禅的情况说：

本朝理学发于周子，盛于程子。程子之门人，以其学传世者，龟山杨氏、上蔡谢氏、和靖尹氏为最显。龟山不免杂于佛，幸而传之罗仲素，罗仲素传之李愿中，李愿中传之朱晦翁，晦翁遂能大明程子之学。故以晦翁继程子，而次龟山，于此以明其自来焉。上蔡才尤高，而弊尤甚，其于佛学殆不止杂而已。盖其所资者僧搃老，其后横浦张氏又复资僧杲老，一脉相承，非复程学矣。故以上蔡次龟山，以明源流益别之自始焉。和靖虽亦以母命诵佛书，而未尝谈禅，能恪守其师说而不变。且高宗中兴，崇尚儒学之初，程门弟子唯和靖在，故以和靖次上蔡，以明斯道之硕果不失，而程门之学固有不流于佛者焉。和靖力辨程门之语录为非，其后晦翁追编语录，又力辨和靖之说为非。然晦翁搜拾于散亡，其功固大，和靖亲得于见闻，其说尤的。今观程录，凡禅学之所有，而孔门之所无者，往往窜入其间，安知非程氏既歿，杨、谢诸人附益耶？是虽晦翁不敢自保，其于编录犹深致其意，谓失之毫厘，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。然则和靖力辨语录之说，其可废也哉！^①

这段话虽然是力辨尹和靖不流于禅，但也看得出，程门中的学者几乎都杂于佛。又说杨时、谢上蔡、游酢杂佛：

伊川归自涪，见学者多从佛学，叹曰：“唯有杨、

① 《黄氏日抄》卷四十一，四库全书本。



谢二君长进。”呜呼！亦岂料其他学者之从佛未足以惑世，而他日之从佛能动人者，正今日之杨、谢耶！^①

谢氏谓仁者心无内外、远近、精粗之间，非有所存而自不亡。窃疑此佛氏心学之说。若夫子本旨不过谓仁者安仁，与仁为一耳。又谓知者未能无意，窃疑此亦佛氏绝意念之说，若夫子本意不过谓知者知仁之为美，慕而行之耳。^②

龟山之学，专欲物我为一，此溺于佛氏无人相、我相之说耳。^③

龟山，事佛者也。^④

吕与叔深潜缜密，资质好，又能涵养，文字极是实。上蔡高迈卓绝，有过当处，自禅门来。龟山朴实简易，文字却弱，先看庄老熟了。游定夫学无人传，晚年嗜佛。张思叔敏似和靖，持守不及和靖。和靖不观他书，只是持守得好。郭仲晦西北人，重厚淳固，但见识不及。侯师圣粗疏。^⑤

又说陆九渊学佛：“陆子静从初亦学佛。佛说万理俱空，吾儒说万理俱实。今学佛者云识心见性，不知知识是何心，见是何性，谢氏常惺惺之说，佛氏亦有此语。”^⑥从黄震的这些话中，可以看得出佛禅对道学的影响有多么巨大。

黄震提到更多的是程朱理学学者们的杂禅，南宋的心学家

① 《黄氏日抄》卷三十三。

② 《黄氏日抄》卷二。

③ 《黄氏日抄》卷四十一。

④ 《黄氏日抄》卷四十一。

⑤ 《黄氏日抄》卷三十七。

⑥ 《黄氏日抄》卷三十七。

只提到陆九渊。实际上，与程朱理学相比较，心学家涉禅的程度更深更广，这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。从朱、陆之争后，对心学家涉禅的评论数不胜数，这里举明代学者夏尚朴的两段话：

张子云心统性情，程子云性即理也，又云心如谷种，仁则其生之性也，阳气发处是情。朱子云灵的是心，实的是性。性是理，心是盛储该载敷施发用的。又云心者气之精爽。愚谓心无形体，是人身一点灵处，其中所具之理为性，佛氏之徒只指那灵妙处为性，以理为障，故为异端。后世儒者，本学圣贤，只是源头认得不真，故流入异学而不自知，如告子以知觉为性，象山之学以收拾精神为主，至门人杨慈湖论学每云心之精神谓之性，故朱子辟其为禅。近者诸公以良知为话头接引后学，恐不免此弊，朱子《训蒙》诗云：“性蔽其源学失真，异端投隙害弥深。推原气稟由无极，只此一图传圣心。”^①

象山之学以收敛精神为主，曰精神一霍便散了；门人杨慈湖论学只是心之精神谓之性一句，更无他说，此其所以近禅。朱子云收敛得精神在此，方看得道理尽；看道理不尽，只是不专一，如此说方无病。

夏尚朴说张载、二程、朱熹等人是正统道学，而陆九渊的“收拾精神为主”之学与杨简“心之精神谓之性”之学为禅学。清人孙承泽论陈献章、王阳明及其后学入禅说：“贺钦，笃行君子也，献章谓其无所见，劝之读佛书，此何说也。章懋、胡居仁、罗钦顺、崔铣诸人皆深于理学者，斥之为禅，非过矣。王守仁之学，以陆九渊为宗，其‘无善无恶心之体’一语，前人

^① 《东岩集》卷一，四库全书本。



已力驳之，至袭孟子良知之说，自谓发千古之秘。然圣人中正之道，宁有遗行而独言知者，其门人王畿辈益肆其说，遂使儒禅混杂，李贽辈大为世道人心之蠹。”^①

其实，上面这些说法反映的不仅仅是道学家杂禅的问题，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佛禅是他们学术的重要思想来源，清人洪亮吉曾将这种来源比喻为儒者窃取佛禅余绪：“道家之有真实本领者，释氏不能学。道家之祖尚玄虚者，释氏始窃其绪余以名于世。大抵释氏书之精，皆庄、列之绪余也。其至粗如‘道在屎橛’等，释氏亦窃之。南宋儒者，似又窃释氏绪余。此即是庄子所谓‘每况愈下’也。”^②洪亮吉所说的南宋儒者，实际上就是指陆九渊、杨简等心学家。

本书即以宋明心学家为研究对象，探讨其思想与禅学之间的内在关系。

二

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表面上，大多心学家都反对佛教、禅学，如陆九渊说佛教是利、私，儒学为公、义，佛教大偏，儒学大中。杨简说：“释徒多昏蔽，误读梵纲戒经，不礼拜君王父母，大悖逆，大坏人心，大败风俗。”^③陈献章说：“禅家语，初看亦甚可喜，然实是笼统，与吾儒似同而异，毫厘间便分霄壤。此古人所以贵择之精也。如此辞所见大体处，了了如此，闻者安能不为之动，但起脚一差，立到前面，无归宿，无准的，便日用间种种各别，不可不勘破也。”^④并说韩愈和著名禅僧大

① 《春明梦余录》卷二十一，四库全书本。

② 洪亮吉著：《北江诗话》卷三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版，第48页。

③ 《家记六》，《慈湖遗书》卷十一，四库全书本。

④ 《与时矩》，《陈献章集》卷三，第243页。

颠往来是没有涵养的表现：“人无气节不可处患难，无涵养不可处患难。如唐柳宗元不足道。韩退之平日以道自尊，潮州之贬，便也撑持不住，如共大颠往来，急急地寻得一人来消遣，此是无涵养。”^①罗汝芳说“禅家之说，最令人躲闪，一入其中，如落陷阱，更能转头出来，复归圣学者，百无一二。”^②等等，这样的例子和言论非常多。

对于这种情况，日本学者荒木见悟认为，这是保持思想的纯洁性。荒木见悟评论这种纯洁性说：“众所周知，宋明的儒家为了保持其纯洁性，通常是狂热的反佛论者，然而所谓纯洁并非是切断与外部的交流，在封闭的空间中安营扎寨才能保持，而是纵身跳入敌群，薅住对方的前襟，缚住其手脚，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下，只有这样才能算是坚决彻底地捍卫了其纯洁性。作为思想的纯洁又意味着什么，大概有着各种议论的余地。”^③若考虑到他们所处的实际情况，心学家们的辟佛或许是不得已的，陶望龄曾说：“儒者之辟佛久矣，最浅如昌黎者，深如明道者，既昌言辟之矣。即最深如阳明、龙溪之流，恐人之议其禅也，而亦辟之。又何怪今之俗士哉！然必如明道而后许其辟，何者？以其名叛而实近也。如阳明、龙溪而后许其辟，何者？以其阳抑而阴扶也。使阳明不借言辟佛，则儒生辈断断无佛种矣。今之学佛者，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。明道虽真辟佛，而儒者之学亦因此一变，其门人亦遂归于佛矣。二先生者，真有功于佛者乎！吾辈只是无真参默识之力，不能一刀两断，决了胸纲为可愧恨。”^④在儒学被封为正统的情况下，若不想被目为异

① 《与贺克恭黄门》，《陈献章集》卷二，第134页。

② 王时槐著：《近溪罗先生传》，《近溪子集》卷一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。

③ 《佛教与儒教》序论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版。

④ 《甲午入京寄君夷弟书》，《歇庵集》卷之十二，续修四库全书本。



端邪说，就只能在表面上批驳佛教和禅学，把自己纳在正统的轨道中。但即使如此，心学家们仍饱受批评，如朱熹说：“先生尝说：‘陆子静、杨敬仲自是十分好人，只似患净洁病底。又论说道理，恰似闽中贩私盐底，下面是私盐，上面以鯪鱼盖之，使人不觉。’盖谓其本是禅学，却以吾儒说话遮掩。”^①心学家遭受到的这种批评之多，在本书中可以看到。

如同开始所说，尽管目前对程朱理学、宋明心学的研究成果铺天盖地，但是关于他们与禅学之间关系的研究，实在是少的多。关于程朱理学诸道学家对禅学的吸纳，忽滑骨快天的《中国禅学思想史》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。荒木见悟著的《佛教与儒教》，共有四章：华严经的哲学、圆觉经的哲学、朱子的哲学和王阳明的哲学，在把握儒、佛两种学说的核心的基础上，探究其对立、纠葛的缘由，并阐明其思想变迁。

随着研究的深入，心学与禅学的论题逐渐引起研究者的注意。较早的文章有姜允明（Paul Jiang）的《〈六祖坛经〉对陈白沙的影响》（《中国文化》1992年第六期），在多数研究者认为陈献章的思想主要来自道教、道家的时候，该文作者探讨了《坛经》对陈献章的影响，可谓是独具慧眼。中国台湾学者陈荣捷的《王阳明与禅》一书，考辨了王阳明与禅学之间的关系。荒木见悟《明末宗教研究》一书，探讨了左派王学中的管志道与佛教、禅学之间的学术渊源。1996年，中国台湾学者吕妙芬出版了《胡居仁与陈献章》一书，以较大的篇幅辨别了陈献章心学与禅学之间的渊源。1998年，南京大学陈利权以《禅宗与心学》作为博士期间的研究论题。2001年，赵旗出版了《心学与禅学》一书，从禅学思想的形成、禅学思维方式及其对传统美学的影响、理学与禅学、阳明心学与禅学、心学禅学之辨等方面，对

^① 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二十四，中华书局，1994年版，第2978页。

心学与禅学问题进行了宏观上的论述。2005年，南开大学张忠利以《陆学与禅宗的比较研究》作为博士论文，对陆九渊心学与禅宗进行了比较研究。

当然，还有许多的著作和论文涉及到心学与禅学的问题，不能一一列举。但是，目前的研究成果，与心学和禅学关系的密切程度相比，确实是太少了，还需要更深入地进行研究。

三

与前述赵旗的《心学与禅学》一书和陈利权的《禅宗与心学》博士论文相比，本书不是从宏观上对心学和禅学的问题进行探讨，而是选取某些点，试图通过对这些点的探讨来反映面上的问题。因此，在这里需要简单地说明一下各章大旨。

本书共选择了七个人物——陆九渊、杨简、陈献章、罗钦顺、罗汝芳、周汝登和袁宗道，分别探讨其与禅学的关系；三个专题——禅儒互释、三教论和心学对禅学的回流，对心学和禅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探讨。

这七个人物，在对待和吸纳禅学方面，各有特色。陆九渊是心学的提出者，在他刚提出心学时，就被批评杂于禅，以致于有人评论说天下皆以为陆九渊是禅学，因此要研究心学与禅学的关联，就不能不提陆九渊。杨简是陆九渊最得意的弟子。在吸纳禅学方面，杨简比陆九渊走得更远更深，评论者说陆九渊杂于禅，而评论杨简全入于禅。陆九渊和杨简是宋代的两个主要的心学家，明了他们与禅学的关系，则基本上可以了解宋代心学与禅学的大概。陈献章是明代心学的先驱，他吸收了禅学之说，提出了静中养出端倪之说，将陆九渊的心学又推进了一步。罗汝芳和周汝登虽然没有吸引研究者更多的注意力，但在王学的学脉中实在是有很重要的地位，《明史》卷二百八十三



《王艮传》云：“艮传林春、徐樾，樾传颜钧，钧传罗汝芳、梁汝元，汝芳传杨起元、周汝登、蔡悉。”在这个传承中，罗汝芳较为独特的是，如黄宗羲所说，得祖师禅之精髓。周汝登是罗汝芳的弟子，对其进行探讨，能了解王学传到他这一代时会通禅儒的情况。袁宗道虽然是以在文学上与其弟袁宏道、袁中道提倡性灵说而著名，但由于深受王阳明、罗汝芳等心学家的影响，从其思想来看，完全可以归于左派王学之中；他在禅学与心学的关系上，更是提出了以禅学来诠释儒学的主张，对当时的思想界震动颇为不小。

其中，最需要说明的是罗钦顺。罗钦顺被黄宗羲列入《诸儒学案》，尊奉程朱理学，并非是一个心学家。把罗钦顺列入本书，并不是探讨他与禅学之间的关系，而是通过他对禅学、心学的批驳，从反面来了解心学与禅学在更深层次上的一种融合。罗钦顺潜心禅学十数年，在专心于程朱理学之后，继续比较理学与禅学之异同，因而对禅学有着极为精深的了解。罗钦顺对禅学的批驳水平，明显地要高于其他人，但当他批驳禅学的时候，却又受到禅学的影响、借用禅学的观念，这反映出了禅学已经深入到骨髓之中。罗钦顺的这种情况，在明代颇具代表性，显示了明代人对待禅学的一种复杂态势。这是将其列入的原因之一。罗钦顺在其著作中，大篇幅地批驳禅学、心学对禅学的吸纳，这从反面看到禅学与心学之间的一种深度容纳。这是将其列入的原因之二。罗钦顺在著作中，亦不厌其烦地批评陆九渊、杨简和王阳明，指出了他们学说、思想与禅学的种种相同之处和本质上的一致性，即心学和禅学在本质上都是有见于心无见于性，这又可以从反面看到心学与禅学在本质上的相合。这是将其列入的原因之三。

本书没有把王阳明纳入到写作范围，是考虑到有关王阳明的研究和成果已经太多了，笔者难以写出更新颖的内容来，因